

# 李浴日先生其人其事

柯遠芬

余與浴日先生由神交而論交，亦可以說是由文字交而道義交。神交則早在民二十八年即開始，而正式認識論交則始於民三十六年的時候。雖然時間不能算很長，但是相交之厚，相知之深，則在余之友朋中，浴日先生亦可以說得上是數一數二的了。今戰鬪月刊為紀念浴日先生平生文章報國之功，特出專刊以為表揚，余為知友之一，自然義不容辭，爰記其一二事，以表揚其為人做事的精神，亦以供浴日先生之友朋及後人之範式。

第一，浴日先生感我最深者，莫如其盡瘁兵學的精神。我之所以認識浴日先生者，亦由於其創辦「世界兵學」雜誌，和譯著「孫子兵法新研究」、「戰爭論綱要」和「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」等書。在抗戰期中，由於軍事讀物的貧乏，而浴日先生又感以兵學為抗戰建國首要的學術，乃毅然以一文人而言軍事，獨力創辦「世界兵學社」，介紹古今中外的兵學，宣揚國策，鼓吹抗戰，並以提倡國人從事兵學研究，建立中國的兵學思想為職志。其用心之苦，用力之專，即吾輩軍人能如此者亦不多觀。我亦就是由於讀其書而慕其人，並由此而認識了他，浴日先生雖然不是學軍事的，但是他對於兵學的造詣，尤其對「孫子兵法」與「戰爭論」研究的深湛，在目前恐難有出其右者，由此亦可知其為學的精神了。尤其難得的浴日先生的虛懷若谷，我之認識他，還是他先來看我的，就是在民三十六年的時候，那時我適在陸軍大學執教，他因為看見我在「軍事雜誌」發表了幾篇文章，所以便來找我，要我為「世界兵學」撰稿，從此我們亦就變成了莫逆，我亦經常做了他的座上客。自從我認識了浴日先生之後，由於他的鼓勵，並且我總覺得以一個未學軍事的人，尚如此熱心兵學，而且能有如此的成就，

更何況我們軍人？所以我亦更增加了對兵學研究的信心，這就是浴日先生影響我最深的一點，如果我們將來能對兵學有所成就，亦是浴日先生所賜的。

第二，浴日先生做事的認真，臨財的不苟且，實為時下所少有。有一件事我應該為其表揚的。在民國三十六年的時候，由於他愛好「孫子兵法」，所以許願要在孫子的故鄉——蘇州建一紀念亭，以表揚孫子對兵學的貢獻，因糾合同好籌建此亭，當時我亦被邀為發起人之一，但是所有籌募興建一切事宜，都是由他一個人負責，惟此時適值經濟不穩，法幣貶值，故經常於募款收到時，已不值幾許，但是浴日先生却想盡方法，於款到後，即購買銀元，或金戒子，不計多少都把他儲存在揚言昌齊廉兩位先生手裡，直至民三十七年冬，捐款才集齊，總計約值黃金三十兩左右。大家恐還記得三十七年冬南京的情形吧！由於當時軍事的相繼失利，首都震動，富商巨賈，都紛紛的開始撤離，尤其到了三十八年春總統下野以後，首都更是混亂不堪了，而且政府也正式南遷廣州。但是浴日先生便於此時僕僕於京滬道上，勘查亭址，鳩工建築，請書法家寫碑文，直至完工才離開，而距離共匪渡江的時間，只不及兩個月。浴日先生這種認真做事的精神，我是深受感動的，我想讀者知道這一個故事以後，亦必定會嘆為觀止的。

第三，最後我不忍說而又必須說的，浴日先生為什麼會中年喪生呢？大家只知道他是因血壓過高致死的，但我却認為浴日先生實為盡瘁兵學而死，也可以說為「戰鬪」所累死。浴日先生本來身體很強的，只是十餘年來他獨力支持「世界兵學社」，而且還要著書立說，從撰稿，編輯，校對，發行差

不多都是他一個人兼辦，不要說是一個人，就是一部機器用多了也會壞的。尤其年來在臺灣生活很苦，完全靠賣書為生，近兩三年來為我們主編「戰鬪月刊」，由一千五百元到現在增至三千五百元的經費，以這樣少的經費，辦一個定期的月刊，這可以說是一個奇蹟，任何人也辦不到的。但是「戰鬪月刊」從未脫期，而且內容一天天在進步。我時常看到他櫛風沐雨的跑印刷所，拉稿子，心裡實在感動得要流淚，作書至此，我已不禁淚潸潸下！早知如此，我真不該請他來替我們辦「戰鬪月刊」。不知讀者有同感否？浴日先生實為「戰鬪」而死，為「抗日戰爭」，與「反共抗俄」戰鬪而死。他死了一位戰友，而是國家損失了一員英勇的大將。

因為我與浴日先生論交只有短短的八年，自然知道他的故事不多，但我想只此三事，已足夠我們追思與懷想的了。

中華民國四十四年八月三十日於金門